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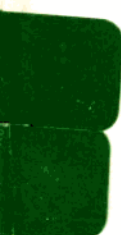
白 别 有 香 公 司



留一把钥匙给自己

LIU YI BA YAO SHI GEI ZI JI

● 郑逸文 著



东方出版中心

GAO BIE QING CHUN CONG SH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年轻女作家郑逸文以追溯青春时节,回忆青春往事为中心写下的系列散文的结集。系“告别青春”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六辑,收录了 80 篇文章。作者在书中回顾童年旧事,勾勒心路轨迹,追忆故人,抒发思乡之情,展示了青春女性隐秘、微妙、丰富的内心世界,反映了 60 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人的追求、困惑与挣扎,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和对生命的深入感悟。其中《太阳里有没有尘埃》写文革的庄严教条被孩童天真的游戏演绎得徒有其表,在啼笑皆非中折射出时代的荒谬和人情的冷漠。《朦胧的季节浪漫纯洁》追忆了稚嫩的初恋,在敞开心扉的倾诉中凭吊了透明、清纯的青春时节。

全书语言细腻、优美。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情,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意味隽永,是一部集可读性和思想性于一身的青春派散文集。

心是一间房子(代序)

在许多年过去后,在一些事情发生后,再去忆及它,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态,怀着不同的理念去想它,它的外形与内涵都会发生游离,它的边缘是模糊的。去追寻它的完整的原生态,其实毫无意义。

重要的是一些情绪,它不反映逝去了的事件,却在完成一种叙述,叙述经历事件的人的内心。它也许极其主观,却诚实,没有游离的虚线。

心是一间房子。每一件家具都是铭心刻骨。它串起曾经活跃却已死亡或是曾经死亡却活跃起来的思想。它让我记得自己曾经的守望。

许多年的来去匆匆,我无法永远带着自己年轻的精神的守望,我成了

匆匆的旅人,我感到慌张。

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还记挂着这间房子。我需要在过去的路上寻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我走过的方向。

无论房子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无序,房子内的温馨与真实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目 录

心是一间房子(代序)	1
是用这种方式等待解读	1
太阳里有没有尘埃	4
小学时代是幸福的	10
背着砖头去“行军”	17
听一听从天堂或是从地狱来 的声音	21
与天堂的对话	30
毕业时,我们没有彼此的地址 ...	37
我只是想对您说	43
天井里的童谣	48
梦里的老房子	52

难忘毛姆有个拉里	59
去三岔口看海	63
夏日里的纸叠船	66
这样的祝福会不会太晚	70
说声再见	74
与老同学去喝一杯茶	77
有一夜有冰凌花	80
在夜里打一个长长的可以不挂的电话	84
作一个好梦安慰自己	88
爱是一种宗教	91
感谢生命	96
永远异乡	99
留一把钥匙给自己	105
细雨与风沙	107
记忆是一副扑克牌	110
投一片梦想在湖心	114
海的样子	116
我看恐怖片	119
入一次地狱	124
我的批判的立场非常软弱	127
坐看流年	131
你唱给我听的一首歌	134
红领巾呵你飘在我的前胸比桃花还艳	142
我们的英雄主义	146

TCM 04/13

留一把钥匙给自己

想起一个去世的孩子	151
我们这样长大	154
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封信	171
我认识一个叫阿洁的女人	174
曾经认识的阿洁的父母	182
失落的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	188
关于友谊	190
没有贵族	195
爱河的水只是半生缘	199
朦胧的季节浪漫纯洁	202
聪明的女人不喝酒	206
喝杯下午茶	209
吃也有理由	211
女孩子的时装	212
用最少的钱营造一个温馨	214
那填入心灵的	216
海峡不会没有风景	218
跳动的生命难逾盲区	220
走过北京的胡同	224
没有蒲桥,但见蒲桥	228
有芭蕉叶的院子	232
听听那风声	240
我所认识的丁聪	224

秋天的阳光成熟平静	247
第一眼的米开朗基罗	250
等人的钟点会非常宁静	252
天是蓝的	254
挪威的森林	258
这样一个梦,仅仅是一种境界	261
把忧郁扎成鲜花	264
重识自己的坦诚	268
在流逝中存下的永恒	271
迷恋波德莱尔	273
孤独是诗人	278
读叶芝	281
读劳伦斯	283
不是我,是风	285
痛苦中的飘逸	288
说说罗素	290
哲人的黄昏	292
日落西山	294
文明的天空虚无而高远	296
远之求索与近之虚化	299
宽容应该超越偏狭	301
在“大同”的旗帜下	304
活出意义来	306

是用这种方式等待解读

M,我们互相从来就不认识,将来也不会认识。我们可以在一起笑,一起闹,我也可以爱你,你也可以想我,可是,我们终究是不会认识的。时常觉得这座城市里的心都像水泥高楼里面的钢筋,冰冷坚硬,戳指白天黑夜,不会去理会楼前过往的人群,不需要温情。你对我这样明朗地笑的时候,我想起了太阳初升的早晨。想起了你说过的一句话:当你笑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升起。

现在想起来,太遥远了。我为什么都会想不起来,就像飞上了天的风筝,线头断在风里。可是,当午后的阴霾散尽,我们沏了茶坐着聊天的时候,我看见了风筝。没有线的风筝还

是在我的视线里悠悠地飞，来来去去。天不蓝，也没有云，只有风筝。

我知道这风筝就是叫作记忆的东西。我也知道，当这风筝远远地飘离我的视线，又那样热情地飘寻回来的时候，我的记忆里已经有许多东西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这个事实也如钢筋一般坚硬，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和摧毁。

这样说的時候，我想起了一种叫眼泪的东西。我想起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东西从眼睛里流出来了。我的脸颊上常常堆满真诚的笑，这笑祝福自己，也祝福我认识的所有的有着好心肠的朋友。

风筝再次飞翔在我的天空，我竟笑不出来。我知道我终于面对你了，逃遁变得非常徒然。我们感觉着彼此，沉默地坐着，没有状态，也没有理念。我们放弃了彼此间的认知过程，只给对方留下了一本写给自己却没有文字的书，等待解读。

这种等待是一种呼喊，它一反常态声嘶力竭，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在这种明显的背叛了自己的行为中，感受着被丢失的感觉，这感觉充满愉悦，愉悦来源于彻底的解脱感。

我告诉你，我把自己培养了几千年的自信丢了。我唯一没有丢失的恐怕是我的真诚，这一禀性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他们竟没有同时留给我更改的余地，这使我的等待变得非常固执，它几乎成为我的天敌。我一直非常不解，在我丢失了许多东西的同时，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丢失掉呢？如果丢在风

里，或许是会变成一棵树的，它有深深的根，可以植根于大地。踏实，坚定，享有天地日月无穷温馨。

我说这些的时候，觉得自己与你应该早就有一个契约。我把自己的所有化作盛合在手掌里的水，我对你打开了我的手掌，水流出指缝，滴落在地上，源源不断。我听你对它轻轻说，我等了一生一世。

好了，我走进那间熟悉的咖啡店了。门上有白色的纱帘。纱帘上应该有花纹。能感觉到你坐在那张靠窗的桌子旁，窗上也有纱帘，也有花纹。窗台上的一排鲜花，开得很浪漫。

你在看我。你的对面，有一张椅子，空着。

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处对你说起。

时常有一种想说的念头。因为永远不会去说，也说不清这种感觉，所以永远仅仅只是念头。念头在思想里浮动，上上下下地飘起沉落，心是一个巨大的山头，山顶与山底的感觉全然不同，我便欢乐在这山头上也悲凉在这山谷里，山里有许多雾气，它们腾飞起来紧紧贴在我的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上。是看不见的湿气。我只是会觉得关节有些酸痛，摔裂过的骨头缝里冒出难忍的不舒服。我知道，那念头又来了。

在这样酸痛的梦里，梦境不那么美好，想说，却又永远说不清楚。梦里非常努力。你问我，究竟想对你说什么，都忘了吗？

——我说真的都忘了。

——你说其实你不想告诉我。

太阳里有没有尘埃

一直想说一个故事给你听，M，关于我的，从前的。那些故事都是这座城市没有变成这个样子的時候发生的。破败了的楼房和曲曲弯弯的小弄堂，有亮着的和没有亮着的路灯，昏黄的透着清冷的温馨。

那个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回家，有时想着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有时担心回家会不会挨揍。那个时候，男孩时常挨揍，女孩也同样，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谁的心里都不痛快。只是我们所有的挨了揍的孩子哭完之后一样地大笑，一样地玩闹，那个年龄，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影响我们的情绪。

那个年龄是什么事都记不住的年龄，也是什么都无所谓得年龄。所有的意识层面的社会规范，离我们很远，

所有的自我约束的惯性都远远没有形成，我们活在自我的天地里，身边发生的一切，是每天的云彩，一天一个样，谁都不会记得前一天的云彩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有许多同伴，一起玩“好人与坏人”。这是一群孩子玩的游戏，人分成两拨，一拨做好人，一拨做坏人，坏人跑，好人追，把坏人一个个地抓出来。这样的游戏很适应当时的一句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的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好人坏人一样亲密无间，挑选伙伴的时候，只认腿脚快的，因为这个游戏需要的是躲藏的机智和跑动的敏捷。这个游戏玩了许多年，它循环往复地出现在我的整个小学时代，每一次的出现都带着极大的新鲜的刺激，每一次必须决出的输赢胜负至高无上，它是最具权威的荣誉与耻辱的价值判定。

我们这一伙人几乎全是男孩，我在他们中间甩动着辫子使劲儿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跑得太远了，把同伙和敌人都跑丢了，找不着，就一身泥地回家去了。我是这种游戏最热烈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常常是我去邀人来玩，找的几乎全是男孩。我觉得男孩跑得快，输了不会哭鼻子。为了确保这种游戏的顺利进行，我们商量着让它变成了“向阳院”的一个活动内容，向学校提出这项请求时我们出示的理由是：“锻炼身体，提高阶级觉悟”。（“向阳院”一词来自于当时的一部儿童故事片《向阳院》，指的是以里弄为单位，将课余时间各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学工，学农，学军，当然偶而也学习。）

那时,学校下午经常没有课,学生们全部放在“向阳院”里。所有的“向阳院”的活动都是政治活动,都得积极参加。每学期的老师评语上,“积极参加向阳院的活动”这一条,是德、智、体三项考核中,“德”的最高评语,谁又会愿意放弃这样的好事。

夏天,我时常跑得一身臭汗,扎在脑后的头发可以滴出汗来;冬天,跑得鼻子直流鼻涕,满嘴冒热气。“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母亲的语气,非常严厉,这种时候,我通常会有些哆嗦。但只要母亲一乐,我很快就会把哆嗦忘得干干净净。

我和我的同伙在这好人与坏人的游戏里渐渐长大。那时,春天还挺合适的裤子到了秋天就短了,生生地伸出老长的一截小腿肚在裤脚外。好在,那时作裤子都防着这一天,留了多多的布料,到短了的时候按着花纹接上一截崭新的,新旧社会两重天。虽然不太完美,但陡然增加的裤长使裤形变得瘦长,腿显得长长的,很生动。我喜欢穿这样的裤子,这个样子站在衣柜的镜子前,心里就像有了一轮太阳。

可是好人与坏人的游戏能玩多久?什么是好人什么又是坏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断地被纠正着思想和理想,在不断变幻的“好”与“坏”的指认中,我们学习着活生生的否定再否定的原理,我们的课本有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我们知道如何人云亦云。我们的教室前永远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字样,可在这样的字下宣誓——“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孩子们,又有谁知道怎样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怎样才能不变成一个“坏人”？

那个时候，所有的理想所有的希望就像童年玩的肥皂泡沫一样，吹到太阳下就会有許多金光灿烂的亮点，飞舞，盘旋，像真的一样。其实什么都是空的。相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住在我家对面的一个年长我几岁的女孩对我说，太阳里是有许多灰尘的，不信你自己看。她叫英子。我们一致说她反动，因为每天，都会有许多革命的大妈大嫂敲锣打鼓地到她家的窗下，大声呼喊革命口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也跟着喊：去广阔天地炼红心。但是，她悄悄对人说，我是不会去的，去了非死不可。这话传了出来，于是，我们每天都能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看到她站在“地、富、反、坏、右”的队列里。这队列里，她是最年轻最美丽的一个。里弄干部说，这样对她才是个教育，才能真正挽救她。

好人坏人的游戏还在继续，我们玩得忘记了她。到夏天乘凉的时候，才想起她满肚子的鬼故事，我们说，哎，快去叫英子来，她死哪里去了。这时有人说，她早去安徽了，插队去了。接下来的是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大人们时常觉得孩子傻得什么都不会明白，人前人后的话一概不避讳他们，这样，孩子们就会有幸早早地了解成年人所有的口是心非。据说，英子因为思想不好，所以被分到一个最苦的地方插队。那里有一个贫穷的村庄，有一个贫苦的生产队

长,还有一些农民伯伯。

英子走了,阳光里有没有灰尘不重要了,我们关心更多的事:关心每天晚上吃什么,关心这次考试能不能开卷,关心今天下课后能不能在好人坏人的游戏里赢。我们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每天吃什么都香,玩什么都过瘾。对我来说,每天,我最急于知道的是,爸妈几点去上班,几点回家。如果说今天晚上他们要学习,要开党小组会,要过组织生活,那么这一晚,就是我的天堂。

在一个天堂般的晚上,我见到了英子。一辆军用车驶进了我们的弄堂,我们所有的“好人”和“坏人”一拥而上,我一眼看到了英子。英子端端正正坐在车厢里的长条凳上,我尖声喊她:“英子!”极度的兴奋使我的嗓音清脆嘹亮,欢快愉悦。

她不看我。下车后也不看我,走过我身边的英子居然没有什么表情。后来有人对我说,她得了精神病,别理她,会打人的。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她打人。只是她不再那么好看,也没有朋友。夏天我们坐着乘凉,依然讲故事,她却坐在家里,由她的外婆给她梳辫子。

而一直与我搭档玩好人坏人的柱子,后来考上了自费大学,却因为偷了东西被送去劳改了。后来听说他残废了,说是打架。也有人说是为了他爱了好几年的一个女孩。

我搬了家,远远地离开了那条弄堂,那个年代的

事就有些模糊了。

其实我也不愿意想得特别清楚,就这样模模糊糊的好。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注意看了看太阳里有没有尘埃。

我问正在做功课的邻家的孩子,太阳光里有什么?他说:有什么,你不会自己看。小孩子笑得很聪明,我觉得自己很傻。我想,自己像他这样大的时候也这样聪明就好了。